

难忘地震后的慰问演出

1976年7月28日凌晨,唐山发生大地震,整个城市瞬间成了一片废墟。我家也是伤亡惨重,除了在外地工作的父亲,八口之家只剩下我孤身一人,且遍体鳞伤。家没有了,只好到我所在的工厂去。白天清理废墟,为恢复生产做准备,吃饭在工厂的简易食堂,晚上则住在车间临时搭建的席棚里。

转眼到了8月底9月初,家家户户开始搭建砖头压油毡的简易房。住在车间席棚里的只剩下我和孤儿青工小小于了。

一天晚上,我和小小于正在席棚里聊天,忽听外边有人喊:“快看节目去呀!二中大操场,海政歌舞团慰问演出……”我和小小于赶紧一溜小跑追上去。

我们赶到二中时,老远就听到了歌声,演出早已开始,大操场上人很多。

虽然大地震仅过去一个多月,人们尚未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走出来,但当时没有电视,报

纸也不易看到,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十分贫乏。大地震后,不少有名的文艺团体都到唐山地震灾区慰问演出,唐山二中处于集中居民区,晚上来看演出的人很多。我和小小于来到人群后面,想往前挤,但根本挤不进去。

舞台设在二中大操场西侧,面朝东方,由三辆大卡车拼成。把大卡车后货厢的三面护板全放下来,三辆这样的平板车紧紧并靠在一起,就成了一个长方形的舞台。伴奏乐队坐在舞台右侧,报幕员和演员从舞台左侧踩着凳子上台。舞台前方正中央的位置摆放着一架落地式麦克风,灯光和音响设备也极其简陋。我和小小于来到人群后面时,台上一位女高音演员正在演唱,歌声甜美悦耳。前面是黑压压的人群,想挤也挤不动,昂着头,踮着脚,还是看不清楚。女高音的演唱结束了,掌声中,下一个节目又开始了。我和小小于商量了一下,挤出

人群,绕到舞台左前方,又斜着往人群里挤,终于有了一个还算不错的位置。

海政文工团在全国享有盛誉,拥有许多著名歌唱家。如男高音吕文科、女高音卞小贞、男中音胡宝善等等。这些著名歌唱家都是我们歌迷崇拜的偶像。我和小小于最希望听到男中音胡宝善老师演唱的《我爱这蓝色的海洋》,女高音卞小贞演唱的《边疆的泉水清又纯》,男高音吕文科老师演唱的《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》《克拉玛依之歌》,还有梁长喜、卞小贞演唱的男女声二重唱《西沙,我可爱的家乡》等歌曲。但我们来晚了,演出已过半场,台上几位年轻演员正在演唱。我一边鼓掌,一边在心中暗想:会不会这些著名歌唱家们都登场过了?错过了当面聆听他们演唱的机会,实在是太遗憾了!

正在这时,女报幕员上台报幕:“下面请听男高音独唱,演唱

者——吕文科……”霎时,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,以至于第一首歌曲的名字都听不清楚了。吕文科穿着白色演出服,先演唱了一首抗震救灾的歌曲,很有气势,观众们热烈鼓掌。

这时,女报幕员又报幕:“下面请听电影插曲《共大赞歌》。”台下的掌声如雷鸣般响起。“满山的松树青又青,满山的翠竹根连根。新型的大学办得好,他和工农心连心。”吕文科老师唱完,几次谢幕。台下掌声、喝彩声愈发热烈。感情之下,他只得再次返场,又演唱了一首《水兵最爱什么花》——“唉!从小放牛在大山洼,爱看那山上的迎春花……去年参军到舰队,乘风破浪海为家……”

在人们暴风雨般的掌声中,海政文工团的慰问演出结束了。我和小小于回到住的席棚,兴奋异常,久久不能入睡。

阳刚/文

父亲的“尴尬事”

上世纪80年代,我上高二那年,一次数学只考了40分,我心灰意冷,认为自己不是学习的料,背起书包回了家。

父亲没说什么,让我跟着他去地里干活。一个月后,他说:“你回学校念书吧。”我摇头:“再去功课也跟不上,不是白花学费吗?”他沉下脸说:“钱的事

不用你操心。”我还是不愿意,他一巴掌打在我的脸上,我起身就要往外跑,他厉声喝道:“站住!”他把我拉到身边,表情严肃,跟我讲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尴尬事。

实行生产责任制后,家里的收入多了,父亲到商场买了台收音机。可不管怎么拨弄,就是听

不见声响,他气急了,二话没说,就把收音机抱回商场,要求退货。营业员想了想,接着动手调,很快就传来了电台播放的歌曲。营业员不屑地说:“你把电池正负极接反了!”旁边的人随声附和:“连这都不懂,太可笑了。”这事传遍了整个村子,羞得他不敢抬头看人。父亲没上过一天学,

哪里知道这些奥秘呢。

“我不能让你像我这样被人笑话。”父亲的眼神里充满着期望,让我顿时明白了他的想法,答应回学校继续读书。

回到学校后,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中,最终考上了大学。毕业后,我被分配到一所中学,当上了老师。李成林/文

朝花夕拾

特等射手

1977年,我在石家庄市公交公司保养厂工作。当时除了工作以外,我们这些青年职工还要参加民兵训练。训练项目有拼刺刀、投弹和自动步枪射击。

每次我们不定期的民兵训练,都练得十分艰苦。我们用木头枪练习自动步枪射击,一练就是两三个小时。训练用木头枪拼刺刀,每回都练得气喘吁吁,大汗淋漓。大家用教练手榴弹练习投弹,我能投出50多米,比带领我们的教练、复员军人职工张军战要多出三四米。

让我最难忘的是,那次,公司组织我们基于民兵去四航校靶场实弹射击打靶,我们进行的是100米卧姿无依托实弹射击。每人5发子弹,我打了两个10环,3个9环,取得47环的优秀成绩。打靶归来后,公司武装部给我颁发了一张特等射手的奖状。

王进军/文

编辑提醒

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,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:zlr393@sina.com

图说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
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

图片来自网络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人民网 中国网络电视台

图说往事

喜拍百天照

1963年,我在河北省高阳县人民武装部工作,妻子在高阳县粮食局工作。儿子出生后,我们工作都很忙,我便从老家把母亲接来帮助我们带孩子。儿子百天时,母亲提出拍张照片留个纪念。于是,我们来到照相馆拍了这张照片。照片上,慈祥的母亲怀抱着孙子,我们夫妻二人陪伴在母亲左右,真是满满的幸福感。

田守志/文并供图

睡麦场

40年前,在山区农村的夏季,一到夜晚,蚊子特别多,咬起人来又疼又痒,再加上房间里空气不流通,燥热难耐,在家里难以入睡。为了睡得好,好多人都会到麦场去睡觉。

立夏过后,只要小伙伴们在家门口一喊,不管父母怎么嗔怪,我都会立马放下饭碗,卷起铺盖,和小伙伴们一起出发。我们先挑一个通风好的地方,把铺盖并排放到一块,然后开始玩游戏。老鹰捉小鸡、斗鸡、八路军打鬼子等等,永远都是山区孩子玩不厌的游戏。

玩儿累了,我们就躺在褥子上,交流学校里的奇闻轶事。比如,谁在课堂上调皮捣蛋被老师批评了,谁把外村的同学带到家里吃饭了,谁买小人书了等等。有时候,老人们也会来到我们旁边,给我们讲嫦娥奔月、吴刚伐桂的传说。凉风习习,暑气全无,我们望着天空,不知不觉就进入甜蜜的梦乡。

有时飘来几片黑云,快要下雨了,小伙伴们知道,这是很快就会过去的

毛毛细雨,于是,大家分头去村庄附近寻找桐树叶子,每人几片,盖在脸上、身上,任细雨滴答滴答,大家一边聆听雨声,一边嗤嗤发笑,颇有点“青箬笠,绿蓑衣,斜风细雨不须归”的意境。

有一晚,暴雨来得特别快,小伙伴们对着我大喊了几声,可我睡得太死,他们只好先跑了,等我醒来,雨仍在下着,我的被褥快被淋透了,于是赶紧回家,被父母数落了一顿。

如今,我已在城市里住了好几年,但儿时睡麦场的经历,总是让我念念不忘。

刘根旺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: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